

第二十三回

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

诗曰：

延士声华似孟尝，有如东阁纳贤良。

武松雄猛千夫惧，柴进风流四海扬。

自信一身能杀虎，浪言三碗不过冈。

报兄诛嫂真奇特，赢得高名万古香。

话说宋江因躲一杯酒，去净手了，转出廊下来，蹠了火锨柄，引得那汉焦躁，跳将起来，就欲要打宋江。柴进赶将出来，偶叫起宋押司，因此露出姓名来。那大汉听得是宋江，跪在地下，那里肯起？说道：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一时冒渎兄长，望乞恕罪！”宋江扶起那汉，问道：“足下是谁？高姓大名？”柴进指着道：“这人是清河县人氏，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。今在此间一年也。”宋江道：“江湖上多闻说武二郎名字，不期今日却在这里相会。多幸，多幸！”柴进道：“偶然豪杰相聚，实是难得。就请同做一席说话。”宋江大喜，携住武松的手，一同到后堂席上，便唤宋清与武松相见。柴进便邀武松坐地，宋江连忙让他一同在上面坐。武松那里肯坐？谦了半晌，武松坐了第三位。柴进教再整杯盘，来劝三人痛饮。宋江在灯下看那武松时，果然是一条好汉。但见：

身躯凛凛，相貌堂堂。一双眼光射寒星，两弯眉浑如刷漆。胸脯横阔，有万夫难敌之威风；话语轩昂，吐千丈凌云之志气。心雄胆大，似撼天狮子下云端；骨健筋强，如摇地貔貅临座上。如同天上降魔主，真是人间太岁神。

当下宋江看了武松这表人物，心中甚喜，便问武松道：“二郎因何在此？”武松答道：“小弟在清河县，因酒后醉了与本处机密^①相争，一时间怒起，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晕。小弟只道他死了，因此一径地逃来，投奔大官人处躲灾避难，今已一年有余。后来打听得那厮却不曾死，救得活了。今

① 机密：这里指看机密房的人。

欲正要回乡去寻哥哥，不想染患疟疾，不能够动身回去。却才正发寒冷，在那廊下向火，被兄长蹴了锨柄，吃了那一惊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觉得这病好了。”宋江听了大喜，当夜饮至三更。酒罢，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轩下做一处安歇。次日起来，柴进安排席面，杀羊宰猪，管待宋江，不在话下。

过了数日，宋江将出些银两来，与武松做衣裳。柴进知道，那里肯要他坏钱？自取出一箱段匹绸绢，门下自有针工，便教做三人的称体衣裳。

说话的，柴进因何不喜武松？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，也一般接纳管待。次后在庄上，但吃醉了酒，性气刚，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，他便要下拳打他们。因此，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。众人只是嫌他，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。柴进虽然不赶他，只是相待得他慢了。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，武松的前病都不发了。

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，武松思乡，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。柴进、宋江两个都留他再住几时。武松道：“小弟的哥哥多时不通信息，因此要去望他。”宋江道：“实是二郎要去，不敢苦留。如若得闲时，再来相会几时。”武松相谢了宋江。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，武松谢道：“实是多多相扰了大官人！”武松缚了包裹，拴了哨棒要行，柴进又治酒食送路。武松穿了一领新衲红绸袄，戴着个白范阳毡笠儿，背上包裹，提了杆棒，相辞了便行。宋江道：“弟兄之情，贤弟少等一等。”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，赶出到庄门前来说道：“我送兄弟一程。”宋江和兄弟宋清两个送武松，待他辞了柴大官人，宋江也道：“大官人，暂别了便来。”

三个离了柴进东庄，行了五七里路。武松作别道：“尊兄，远了，请回。柴大官人必然专望。”宋江道：“何妨？再送几步。”路上说些闲话，不觉又过了三二里。武松挽住宋江说道：“尊兄不必远送，常言道：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”宋江指着道：“容我再行几步。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，我们吃三杯了作别。”三个来到酒店里，宋江上首坐了，武松倚了哨棒，下席坐了，宋清横头坐定。便叫酒保打酒来，且买些盘馔果品菜蔬之类，都搬来摆在桌子上。三个人饮了几杯，看看红日平西，武松便道：“天色将晚，哥哥不弃武二时，就此受武二四拜，拜为义兄。”宋江大喜。武松纳头拜了四拜。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，送与武松。武松那里肯受？说道：“哥哥客中自用盘费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不必多虑。你若推却，我便不认你做兄弟！”武松只得拜受了，收放缠袋里。宋江取些碎银子，还

了酒钱，武松拿了哨棒，三个出酒店前来作别。武松堕泪，拜辞了自去。

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，望武松不见了，方才转身回来。行不到五里路头，只见柴大官人骑着马，背后牵着两匹空马来接。宋江望见了大喜，一同上马回庄上来。下了马，请入后堂饮酒。宋江弟兄两个，自此只在柴大官人庄上。话分两头，有诗为证：

别意悠悠去路长，挺身直上景阳冈。

醉来打杀山中虎，扬得声名满四方。

只说武松自与宋江分别之后，当晚投客店歇了。次日早起来，打火吃了饭，还了房钱，拴束包裹，提了哨棒，便走上路。寻思道：“江湖上只闻说及时雨宋公明，果然不虚。结识得这般弟兄，也不枉了！”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，来到阳谷县地面。此去离县治还远。当日晌午时分，走得肚中饥渴，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，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，上头写着五个字道：“三碗不过冈”。武松入到里面坐下，把哨棒倚了，叫道：“主人家，快把酒来吃。”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、一双箸、一碟热菜放在武松面前，满满筛一碗酒来。武松拿起碗，一饮而尽，叫道：“这酒好生有气力！主人家，有饱肚的买些吃酒。”酒家道：“只有熟牛肉。”武松道：“好的切二三斤来吃酒。”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，做一大盘子将来，放在武松面前，随即再筛一碗酒。武松吃了道：“好酒！”又筛下一碗。恰好吃了三碗酒，再也不来筛。

武松敲着桌子叫道：“主人家，怎的不来筛酒？”酒家道：“客官要肉便添来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却要酒，也再切些肉来。”酒家道：“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，酒却不添了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又作怪！”便问主人家道：“你如何不肯卖酒与我吃？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你须见我门前招旗，上面明明写道：‘三碗不过冈’。”武松道：“怎地唤做‘三碗不过冈’？”酒家道：“俺家的酒虽是村酒，却比老酒的滋味，但凡客人来我店中，吃了三碗的，便醉了，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。因此唤做‘三碗不过冈’。若是过往客人到此，只吃三碗，更不再问。”武松笑道：“原来恁地。我却吃了三碗，如何不醉？”酒家道：“我这酒叫做‘透瓶香’；又唤做‘出门倒’。初人口时，醇酸好吃，少刻时便倒。”武松道：“休要胡说。没地不还你钱？再筛三碗来我吃！”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，又筛三碗。武松吃道：“端的好酒！主人家，我吃一碗，还你一碗钱，只顾筛来。”酒家道：“客官，休只管要饮，这酒端的要醉倒人，没药

医!”武松道:“休得胡鸟说!便是你使蒙汗药在里面,我也有鼻子。”店家被他发话不过,一连又筛了三碗。武松道:“肉便再把二斤来吃。”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,再筛了三碗酒。

武松吃得口滑,只顾要吃,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,叫道:“主人家,你且来看我银子,还你酒肉钱够么?”酒家看了道:“有余,还有些贴钱与你。”武松道:“不要你贴钱,只将酒来筛。”酒家道:“客官,你要吃酒时,还有五六碗酒哩,只怕你吃不得了。”武松道:“就有五六碗多时,你尽数筛将来。”酒家道:“你这条长汉,倘或醉倒了时,怎扶得住你?”武松答道:“要你扶的不算好汉!”酒家那里肯将酒来筛?武松焦躁道:“我又不白吃你的!休要引老爷性发,通教你屋里粉碎,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!”酒家道:“这厮醉了,休惹他。”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。前后共吃了十五碗。绰了哨棒,立起身来道:“我却又不曾醉。”走出门前来,笑道:“却不说‘三碗不过冈’?”手提哨棒便走。

酒家赶出来叫道:“客官那里去?”武松立住了,问道:“叫我做甚么?我又不少你酒钱,唤我怎地?”酒家叫道:“我是好意。你且回来我家看官司榜文。”武松道:“甚么榜文?”酒家道:“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,晚了出来伤人;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。官司如今杖限打猎捕户擒捉发落。冈子路口两边人民^①有榜文:可教往来客人结伙成队,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过冈;其余寅、卯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六个时辰不许过冈;更兼单身客人不许白日过冈,务要等伴结伙而过。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时分。我见你走都不问人,枉送了自家性命。不如就我此间歇了,等明日慢慢凑的三二十人,一齐过好冈子。”武松听了,笑道:“我是清河县人氏,这条景阳冈上上也走过了一二十遭,几时见说有大虫?你休说这般鸟话来吓我。便有大虫我也不怕!”酒家道:“我是好意教你。你不信时,进来看官司榜文。”武松道:“你鸟子声!便真个有虎,老爷也不怕!你留我在家里歇,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,害我性命,却把鸟大虫唬吓我。”酒家道:“你看么!我是一片好心,反做恶意,倒落得你恁地说。你不信我时,请尊便自行!”正是:

前车倒了千千万,后车过了亦如然。

^① 人民:人家民户。

分明指与平川路，却把忠言当恶言。

那酒店里主人摇着头，自进店里去了。

这武松提了哨棒，大着步自过景阳冈来。约行了四五里路，来到冈子下，见一大树，刮去了皮，一片白，上写两行字。武松也颇识几字，抬头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，但有过往客商，可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，结伙成队过冈，请勿自误。”武松看了笑道：“这是酒家诡诈，惊吓那等客人，便去那厮家里宿歇。我却怕甚么鸟！”横拖着哨棒，便上冈子来。

那时已有申牌时分，这轮红日，厌厌地相傍下山。武松乘着酒兴，只管走上冈子来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。行到庙前，见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。武松住了脚读时，上面写道：

阳谷县示：

为这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，近来伤害人命。现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，未获。如有过往客商人等，可于巳、午、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，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过冈。恐被伤害性不便。各宜知悉。

武松读了印信榜文，方知端的有虎，欲待发步再回酒店里来，寻思道：“我回去时，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，难以转去。”存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怕甚么鸟！且只顾上去，看怎地！”武松正走，看看酒涌上来，便把毡笠儿背在脊梁上，将哨棒绾在肋下，一步步上那冈子来。回头看这日色时，渐渐地坠下去了。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，日短夜长，容易得晚。武松自言自语道：“那得甚么大虫！人自怕了，不敢上山。”

武松走了一直，酒力发作，焦热起来。一只手提着哨棒，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，踉踉跄跄，直奔过乱树林来。见一块光秃秃大青石，把那哨棒倚在一边，放翻身体。却待要睡，只见发起一阵狂风来。看那风时，但见：

无形无影透人怀，四季能吹万物开。

就树撮将黄叶去，入山推出白云来。

原来但凡世上云生从龙，风生从虎。那一阵风过处，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。武松见了，叫声：“阿呀！”从青石上翻将下来，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，闪在青石边。那个大虫又饥又渴，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，和身望上一扑，从半空里掙将下来。武松被那一惊，酒都做冷汗出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。武松见大虫扑来，只一闪，闪在大虫背

后。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胯一掀，掀将起来。武松只一躲，躲在一边。大虫见掀他不着，吼一声，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，振得那山冈也动。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，只一剪。武松却又闪在一边。原来那大虫拿人，只是一扑，一掀，一剪，三般捉不着时，气性先自没了一半。那大虫又剪不着，再吼了一声，一兜兜将回来。武松见那大虫复转身回来，双手抡起哨棒，尽平生气力，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。只听得一声响，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。定睛看时，一棒劈不着大虫。原来慌了，正打在枯树上，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，只拿得一半在手里。

那大虫咆哮，性发起来，翻身又只一扑，扑将来。武松又只一跳，却退了十步远。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。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，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肱膝地①揪住，一按按将下来。那只大虫急要挣扎，被武松尽气力纳定，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？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门上、眼睛里只顾乱踢。那大虫咆哮起来，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，做了一个土坑。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，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。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，偷出右手来，抡起铁锤般大小拳头，尽平生之力，只顾打。打到五七十拳，那大虫眼里、口里、鼻子里、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。那武松尽平昔神威，仗胸中武艺，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，却似躺着一个锦皮袋。有一篇古风，单道景阳冈武松打虎。但见：

景阳冈头风正狂，万里阴云霾日光。
 焰焰满川枫叶赤，纷纷遍地草芽黄。
 触目晚霞挂林藪，侵人冷雾满穹苍。
 忽闻一声霹雳响，山腰飞出兽中王。
 昂头踊跃逞牙爪，谷口麋鹿皆奔忙。
 山中狐兔潜踪迹，洞内獐猿惊且慌。
 卞庄见后魂魄丧，存孝遇时心胆强。
 清河壮士酒未醒，忽在冈头偶相迎。
 上下寻人虎饥渴，撞着狰狞来扑人。
 虎来扑人似山倒，人去迎虎如岩倾。
 臂腕落时坠飞炮，爪牙爬处成泥坑。

① 肱膝地：一下、一把。

拳头脚尖如雨点，淋漓两手鲜血染。
 秽污腥风满松林，散乱毛须坠山奄。
 近看千钧势未休，远观八面威风敛。
 身横野草锦斑销，紧闭双睛光不闪。

当下景阳冈上那只猛虎，被武松没顿饭之间，一顿拳脚打得那大虫动弹不得，只剩得口里兀自气喘。武松放了手，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棒槌，拿在手里，只怕大虫不死，把棒槌又打了一回，那大虫气都没了。武松再寻思道：“我就地拖得这死大虫下冈子去。”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，那里提得动？原来使尽了气力，手脚都酥软了，动弹不得。

武松再来青石坐了半歇，寻思道：“天色看看黑了，倘或又跳出一只大虫来时，我却怎地斗得他过？且挣扎下冈子去，明早却来理会。”就石头边寻了毡笠儿，转过乱树林边，一步步捱下冈子来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只见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来。武松道：“阿呀！我今番死也！性命罢了！”只见那两个大虫于黑影里直立起来。武松定睛看时，却是两个人把虎皮缝做衣裳，紧紧缚在身上。那两个人手里各拿着一条五股叉，见了武松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你那人吃了猓犊^①心、豹子肝、狮子腿？胆倒包着身躯！如何敢独自一个，昏黑夜，又没器械，走过冈子来？不知你是人是鬼？”武松道：“你两个是甚么人？”那两个人道：“我们是本处猎户。”武松道：“你们上岭来做甚么？”两个猎户失惊道：“你兀自不知哩！如今景阳冈上有一只极大的大虫，夜夜出来伤人，只我们猎户也折了七八个。过往客人，不记其数，都被这畜生吃了。本县知县着落当乡里正和我们猎户人等捕捉。那业畜势大难近，谁敢向前？我们为他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，只捉他不得。今夜又该我们两个捕猎，和十数个乡夫在此，上上下下放了窝弓药箭等他。正在这里埋伏，却见你大刺刺地从冈子上走将下来，我两个吃了一惊。你却正是甚人？曾见大虫么？”

武松道：“我是清河县人氏，姓武，排行第二。却才冈子上乱树林边正撞见那大虫，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。”两个猎户听得痴呆了，说道：“怕没这话！”武松道：“你不信时，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迹。”两个道：“怎地打来？”武松把那打大虫的本事，再说了一遍。两个猎户听了，又惊又喜，叫

① 猓犊：鳄鱼。

拢那十数个乡夫来。只见那些乡夫都拿着钢叉、踏弩、刀枪，随即拢来。武松问道：“他们众人如何不随着你两个上山？”猎户道：“便是那畜生利害，他们如何敢上来？”一伙十数个人，都在面前。两个猎户把武松打杀大虫的事说向众人，众人都不肯信。武松道：“你众人不肯信时，我和你去看便了。”众人身边都有火刀火石，随即发出火来，点起五七个火把。众人都跟着武松，一同再上冈子来，看见那大虫做一堆儿死在那里。众人见了大喜，先叫一个去报知本县里正并该管上户，这里五七个乡夫自把大虫缚了，抬下冈子来。到得岭下，早有七八十人都哄将来，先把死大虫抬在前面，将一乘兜轿抬了武松，径投本处一个上户家来。

那上户、里正都在庄前迎接，把这大虫抬到草厅上。却有本乡上户、本乡猎户三二十人，都来相探武松。众人问道：“壮士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”武松道：“小人是此间邻郡清河县人氏，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。因从沧州回乡来，昨晚在冈子那边酒店吃得大醉了，上冈子来，正撞见这畜生。”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脚，细说了一遍。众上户道：“真乃英雄好汉！”众猎户先把野味将来与武松把盏。武松因打大虫困乏了要睡，大户便教庄客打并客房，且教武松歇息。到天明，上户先使人去县里报知，一面合具虎床，安排端正，迎送县里去。

天明，武松起来洗漱罢，众多上户牵一腔羊，挑一担酒，都在厅前伺候。武松穿了衣裳，整顿巾帻，出到前面，与从人相见。众上户把盏说道：“被这个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，连累猎户吃了几顿限棒，今日幸得壮士来到，除了这个大害。第一乡中人民有福，第二客旅通行，实出壮士之赐！”武松谢道：“非小子之能，托赖众长上福荫。”众人都来作贺。吃了一早晨酒食，抬出大虫，放在虎床上，众乡村上户都把缎匹花红来挂与武松。武松有些行李包裹，寄在庄上，一齐都出庄门前来。早有阳谷县知县相公使人来接武松，都相见了。叫四个庄客将乘凉桥来抬了武松，把那大虫扛在前面，挂着花红段匹，迎到阳谷县里来。

那阳谷县人民听得说一个壮士打死了景阳冈上大虫，迎喝将了，尽皆出来看，哄动了那个县治。武松在轿上看时，只见亚肩叠背，闹闹攘攘，屯街塞巷，都来看迎大虫。到县前衙门口，知县已在厅上专等。武松下了轿，扛着大虫，都到厅前，放在甬道上。知县看了武松这般模样，又见了这个老大锦毛大虫，心中自忖道：“不是这个汉，怎地打得这个猛虎！”便唤

武松上厅来。武松去厅前，声了喏。知县问道：“你那打虎的壮士，你却说怎生打了这个大虫？”武松就厅前将打虎的本事说了一遍，厅上厅下众人等都惊的呆了。

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，将出上户凑的赏赐钱一千贯，赏赐与武松。武松禀道：“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，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，非小人之能，如何敢受赏赐？小人闻知，这众猎户因这个大虫受了相公责罚，何不就把这一千贯给散与众人去用？”知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任从壮士。”武松就把这赏钱在厅上散与众人猎户。知县见他忠厚仁德，有心要抬举他，便道：“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，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。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，如何？”武松跪谢道：“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终身受赐。”知县随即唤押司立了文案，当日便参武松做了步兵都头。

众上户都来与武松作贺庆喜，连连吃了三五日酒。武松自心中想道：“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，谁想倒来做了阳谷县都头！”自此上官见爱，乡里闻名。

又过了三二日，那一日武松心闲，走出县前来闲玩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叫声：“武都头，你今日发迹了，如何不看觑我则个？”武松回过头来看了，叫声：“阿呀！你如何却在这里？”

不是武松见了这个人，有分教：阳谷县里，尸横血染；直教钢刀响处人头滚，宝剑挥时热血流。正是：

只因酒色忘家国，几见诗书误好人？

毕竟叫唤武都头的正是甚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